

邊地文化興

(1976—2018)

中國西部小說研究

金春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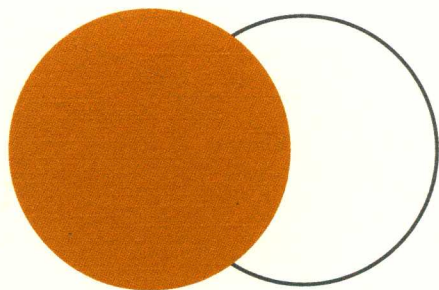
苦难体验

自然风景

宗教文化

文学精神

现代焦虑



人民出版社

本著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6CZW057)资助

金春平
◎
著

1976
/
2018

边地文化与 中国西部小说研究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金春平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071-2

I. ①边… II. ①金… III. ①西部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6060 号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

BIANDI WENHUA YU ZHONGGUO XIBU XIAOSHUO YANJIU(1976—2018)

金春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20071-2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边地文化”与“文明等级”

丁 帆

这是一个被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所边缘化的领域，而这个文学的“富矿”被冷落，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巨大的损失。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我以为，只有首先让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起来，指出其文学史的意义和审美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描写领域的难题。所以，我要在这里疾呼：请不要忽略中国文学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场域——在两万两千公里的边疆区域内，“边地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长的空间，它将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沃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与现代文明拉开距离的最佳视点，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所谓“边地”，乃边疆之谓也，“边地文化”便隐含着以下几层意涵：首先，它隐含的是国家地理的内涵，在与其他国接壤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文化和文学，必然会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还是国别疆土上的分歧，都会对文化和文学带来差异性，造成与内陆的文化和文学的落差，这也正是文学创作最有“异域情调”的富矿所在；其次，它隐含着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元素，



这种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效应，都是在多个民族文化的“差序格局”之中各自形成了多圈的涟漪效应，这些层层叠叠涟漪交合，恰恰又是文学最好的审美场域和描写对象，这也是迥异于内陆文学题材和审美异趣之处。缘于此，只要有比较文化审美视野的作家是一定会将它们作为至宝一样收纳其创作宝库的；再者，其独特的文明语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创作素材，如果抛开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优劣的进化论观念，单单从文明的形态给予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来看，窃以为，那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给文学审美带来的吸引力则更加巨大和惊艳，因为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是建立在“生活在别处”的，异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吸引全世界只要有“求异审美”眼光游历者的文学风景线。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文化和文学意味的选题，但是如何做好这个大题目，却是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大的困惑和难题，金春平始终想动这块文学边缘的奶酪，最终还是吞下了，至于消化得如何，还是大有说法的。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一书，截取的时间和空间就决定了它的涵盖面。从1976年至2018年，这四十二年间所发生的“边地文化”冲突给文学带来了无限的再现和表现空间，我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无达到一个空前发掘富矿，使之繁荣的境界，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无达到认知富矿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有较高显示度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难题。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我以为是十分欠缺的，金春平的这种系统性的研究作为一种门类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论者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无法把中国广阔无垠的边疆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故而只能选择“西部”这个地理空间来分析其四十二年来的得与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金春平的终极目的是：以边地文化为研究视角，力图从地域自然、

宗教文化、苦难生存、现代性焦虑等方面，探讨西部作家对边地文化因素的不同叙事策略，以及这种地域文化的文学书写在新时期以来所呈现出的文学史价值。西部小说的地域特色包含了稳定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地域自然是构成西部小说的背景空间，且在西部小说中具有隐喻化和象征化的叙事主体角色功能，浪漫型自然所隐喻的人格特征，对立型自然所隐喻的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形象所隐喻的人性与生命内涵，以及西部生态理念的生成形塑，都体现出西部小说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先锋性和人类性的普世化思想美学构建。宗教文化之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美学符号和审美意象所构筑的审美空间的艺术拓展，还在于宗教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宗教思维赋予西部小说以内在性的指向哲思……都是西部小说的民族性独异于非宗教小说的重要文化表征。西部小说的苦难体验主题，由于西部边地与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差序性而显得异常沉重和普遍，苦难从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生存等方面构成了西部民众的外迫性力量，而超脱苦难境遇的生存姿态以及在消解中所形成的集体民族性格，也构成西部小说拯救苦难的文化理念模式。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部边地进入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同时演绎的历史境遇，面对这一时代性难题，西部作家集体性的陷入了对现代性认知的悖论当中，这种焦虑不仅体现为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分化，表现在对乡村、都市以及乡村都市化和都市返乡化的不同价值判断上，还包括民族作家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生存体验差异，造成西部小说本土化叙事的集体困境。论著以中国文学主潮流为评价坐标，总结和反思着西部小说在曲折演进中所呈现出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启示，包括时代喧嚣中的本土地域坚守、暧昧语境中的艺术立场坚守、消费漩涡中的人性价值坚守、文明等级中的文学民主坚守。

显然，作者的内在逻辑是十分清楚的，这四个向度钩织成的五章



十九节的结构篇章就很能说明作者的意图，有些章节阐释分析得十分精彩，是许多“边地文化”的“他者”所没有的文化审美体验的呈现与阐释。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文化悖论和难题，这就是“文明等级中的民主”问题。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等级”的落差造就了我们当下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看待“次文明”或“低等级文明”的异样眼光，作为一个非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的文学家是否能够采取另一种眼光去平等的审视你所见到的“文明风景线”呢？这就是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眼光。在这里，我们需要用更多的非意识形态的理念去观察审美对象，越是异域风情的图景却是艺术世界的，更是世界艺术的。其他的一切内涵都是“次生等级”内涵的表达。如果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都是这样去看待和开发“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也许那就是“边地文学”繁荣昌盛到来之时。

金春平于博士后在站期间，往往与我讨论“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的种种问题，他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创作文本的分析 and 理论的梳理，在讨论“文明等级”时，我说，在文学家的眼睛里是不应该有这种等级观念的，我甚至为他框定了一个自以为十分有意义的论题：《“边地文学”中的游牧文明研究》。这个论题他一直都在积极的准备当中，我期待着这个论题能够尽早实施成文，以飨读者。

是为序。

2018年11月29日

于南京仙林依云溪谷



绪 论 边地文化与中国新时期西部小说的文学本体合法性 / 1

第一章 西部小说地域自然呈现的隐喻化 / 12

第一节 西部作家自然审美意识的生成 / 12

一、闯入型作家对自然唯美雄壮的审美构建 / 17

二、本土型作家对自然严厉狰狞的审美构建 / 20

三、生态型作家对自然生态危机的叙事构建 / 24

四、西部作家自然意识普遍化的理念成因 / 26

第二节 西部小说自然叙事的隐喻化 / 28

一、浪漫型：自然景物叙事的隐喻之美 / 30

二、对抗型：自然景物叙事的隐喻之痛 / 39

三、西部小说自然景物叙事隐喻化的艺术成因 / 44

第三节 西部小说动物叙事的隐喻化 / 47

一、西部小说动物叙事的基本类型 / 47

二、西部小说动物叙事现象的地域成因 / 59

第四节 西部小说自然叙事的生态演变与文化自省 / 62

一、生态小说的叙事语境及其价值裂隙 / 63

二、西部生态小说叙事的类型生成和文学困境 / 69

三、西部生态小说叙事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启示 / 75

第二章 西部小说民族价值取向的宗教化 / 81

第一节 宗教情怀与民族文学的叙事表征 / 82

一、宗教主题在当代文学历程中的演进流变 / 82

二、宗教文化与西部民族作家的宗教情怀 / 84

第二节 西部文学宗教叙事的民族化取向 / 87

一、以圣洁修为为本的伊斯兰文化叙事 / 88

二、以天人和谐为本的草原文化叙事 / 101

三、以悲禅慧悟为本的藏地文化叙事 / 109

四、以幽冥之思为本的神性文化叙事 / 112

第三节 宗教情怀与西部小说的美学精神构建 / 120

一、民族化品格的弘扬 / 121

二、精神性信仰的重建 / 123

三、悲剧性美学的建构 / 126

第三章 西部小说生存体验书写的苦难化 / 129

第一节 本土化体验与西部小说的苦难叙事传统 / 130

一、“苦难”的文学性阐释 / 130

二、西部作家苦难主题书写的本土化成因 / 131

第二节 西部小说的底层苦难与悲情主义 / 133

一、日常生活视域下的生存性苦难 / 133

二、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历史性苦难 / 141	
三、存在主义视域下的精神性苦难 / 150	
第三节 西部民族精神与苦难境遇的消解 / 158	
一、刚烈与隐忍:体味苦难与信仰超越 / 160	
二、善良与单纯:诗意消解与苦难审美 / 167	
第四节 西部小说苦难叙事的人文关怀精神 / 171	
第四章 西部小说现代性价值选择的焦虑 / 179	
第一节 边地文化的多维性与西部小说的现代性焦虑 / 179	
一、文明形态转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 / 179	
二、边地文化的多维结构与西部小说的现代性焦虑 / 184	
第二节 边地文化视域中的“身份认同焦虑” / 187	
一、个体自由与政治同化的“身份焦虑” / 188	
二、启蒙理性与感性解放的“身份焦虑” / 191	
三、地域边缘与话语中心的“身份焦虑” / 196	
第三节 边地文化视域中的“西部乡土焦虑” / 198	
一、本土化精神:城乡文化空间的叙事精神构建 / 198	
二、本土化视野下的乡土启蒙与都市批判 / 207	
三、本土化视野下的乡土浪漫与城镇诗意 / 216	
四、西部小说乡土焦虑的叙事困境 / 221	
第四节 边地文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化焦虑” / 225	
一、趋同与自守:民族文化的生存境遇 / 226	
二、顺应与抗拒:意识悖论的文化表征 / 228	
三、复归与疏离:身份认同的两难抉择 / 234	



第五章 西部小说的文学性意义及其反思 / 240

第一节 时代喧嚣中的本土地域坚守 / 242

第二节 暧昧语境中的艺术立场坚守 / 262

第三节 消费漩涡中的人文价值坚守 / 268

第四节 文明等级中的文学民主坚守 / 276

一、文明等级的哲学批判与前现代文明的文学回溯 / 278

二、文明空间的跨界体验与西部小说精神的品格构建 / 283

三、西部小说民族性维度的深描与文学史逻辑的拓延 / 289

参考文献 / 296

绪 论

边地文化与中国新时期西部小说的文学本体合法性

“西部文学”的发生，缘起于文学评论界和文学研究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现象的概括与命名，是一种“文学批评”话语的叙述权力、叙事策略和叙述范式的彰显，但它既有别于文学思潮流派的稳定化，又不同于地域文学的封闭化，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多样性。也因此，西部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经受着命名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来自于部分西部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分歧，即高度认同与极力摆脱，甚至也来自于部分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认为标签化的做法掩盖了作为文学实绩和文学现场的丰富性，人为地将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进行了强制的分割。

但是，这种质疑显然是一种以陈规化的“文学思维传统”去框定鲜活文学现场所暴露出的无效性的反讽，因为西部文学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生成语境，其潜在文学类别参照，似乎是东部文学、中部文学、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等区域性文学，但后者明显缺乏作为文学类别生成的史学性、风格性和典型性依据，而西部文学并非只是在文学层面进行文

学合法性存在的构建，而是依托于“文明差序格局”的中国化事实，作为本体性合法化的文学理由。具体而言，西部文学是对特定文明形态进行书写的文学概括总称，它既关涉着特定文学创作群体的涌现，特别是文学创作实绩的显赫，又必须包含着作为特定文学思想的整体性、美学风格独特性等文学精神，而西部文学所包蕴的文学现场和文学创作的史学实指性（自发性）和文学想象性（建构性），赋予“西部文学”较之其他区域文学命名以充分而坚定的本体性存在内涵。

作为“中国西部”简称的“西部”首先是一个区域概念，但它究竟包含哪些地区，作家和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或侧重政治性的地缘特点，或侧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遵循着上述“文明差序格局”的历史文化情境和文化理论思路，丁帆关于“西部”概念的界定着重于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即西部文学是对文明差序格局中西部地区独特文明形态的深刻表达，因而具有其文学性和文学史的多维价值与多重意义。这无疑是捕捉到了作为“西部”的本体性特征，“这里所讨论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域，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主要是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的游牧文明覆盖圈。这是一个‘文化西部’的概念。与此对应的另两个文明参照模式是：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的现代都市文明，以及处在都市文明和游牧文明板块之间的广阔的中部农耕文明。”^①“文化西部”的界定，不仅从文明形

^①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态上将西部游牧文化所主导的西部边塞地带纳入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块,而且这种共性的文明形态所孕育出的带有相似性和普遍性的文学风格,也因此体现出了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显著特点。着眼于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对“西部”和“西部文学”的界定,不仅具有文化制高点的学理性,也具有研究范畴阈定的可行性。因此,本著的西部空间设置以此为准。

因为上述六省份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地区,因此,西部文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是西北文学。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来看,西北地区作家的创作一直呈现着旺盛的势头,不仅西北地区中青年作家的小说在历年的文学评奖中频繁入选,如红柯、石舒清、郭文斌、次仁罗布、叶舟、弋舟、马金莲等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中国文学大奖,而且老一辈作家如王蒙、赵光鸣、王家达、董立勃、邵振国等也在新世纪之交以新的文学成就宣告了西部文学的发展潜力。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由于“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而赢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主流文坛对身处西部边地的西部文学成就的最直接的认同方式。因此,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西部作家,其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西部本土作家,他们长期生活于西部,对西部的本土文化、西部的风情民俗、西部人的生活境遇、西部人的生命感受方式等,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熟稔感,这是本著重点关注的作家群体;另一部分是流寓作家,他们由于时代、政治或个人等原因,曾在西部边地生活过较长的时间,受到过西部边地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创作过一些反映和指向西部边地文明的小说作品,这类作家也应划入西部作家的研究行列。

“西部小说”是一种区域性文学概念,但“西部文学”还包含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文化精神与文学内涵。本著所涉及的西部,既是一个实际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空间,那么,“西部文学当然不是

纯地域性文学，但不无地域的因素，对于本质是人学的文学来说，毕竟是一个次要的构成部分，相对的属于外部的特点。”^①而西部小说就是孕育于西部本土，并经受着西部边地的宗教、文化、历史、审美、情趣等地域文化要素的融合而形成的艺术结晶。丁帆曾用“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来概括西部小说的美学形态，这个论断是本著界定西部小说的重要参考标准。本著认为，从文学意义上界定西部小说应以其文学精神和美学风貌为主要标准，即凡是作品出自上述“西部作家”，作品的叙事主题和精神气质均指涉西部边地文明形态，文本所叙述的是发生在西部大地上的人情世故，并渗透着西部边地独特的魅力气质，抒发的是西部民众的集体情感思绪，反映的是西部作家对地域文化的深刻思考与主体生存状况的深切透视的小说，均应视为“西部小说”。^②尽管这一划分方法还有着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对于本著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而言，这个界定标准最为贴切西部文学的文类本体性内涵。

而作为研究时段的“新时期”概念，一直是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的命题。尤其是由于这个概念上限和下限的不确定性，更为如何认识新时期的内在断裂和承继提供了诸多理解的角度和可能。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最早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③文学界为了配合政治界的响应，也提出了文学界的“新时期”概念：“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任

① 高平：《关于“西部文学”的思考》，《中国西部文学》1985年第11期。

② 于京一：《“边地小说”：一块值得期待的文学飞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务。”^①1979年11月1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既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正式以官方身份确认了“新时期”这个概念。此后的“新时期文学”由于“正是在1978年前后，当代文学空间发生了某种意义的变动，从而带动了整个文学格局和文学内质的转变”，^②而将1978—1979年时段看作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随着1986年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小说”等带有后现代文化意义的小说对以“启蒙”为内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原有的新时期文学概念也发生了裂变，“后新时期文学”概念也呼之欲出，于是谢冕在1992年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③的概念。与此相适应，本著的研究时段限定在1976年之后至今：“1979—1992年是西部现代文学的‘繁荣期’；1992年之后，是西部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期。”^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西部文学”热，一方面是西部本土作家和批评家为了迎合主流文坛启蒙思潮的一种主动追赶和文学标榜，另一方面也因为其鲜明的地域文化书写而给中东部地区的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西北风”而引起了主流批评家的关注；之后西部小说的沉寂，是由于“同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回旋的历史阵痛，使相当一部分作家‘习惯性死亡’，选择了对西部的逃离”；^⑤而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这样的现代性指向作用于西部作家，使他们破除了之前对西部的浪漫化想象，而是观照着西部大地的文化因袭。同时九十年代初期，由于文化语境的多元混杂性，文学体

① 周柯：《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② 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③ 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④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⑤ 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制的市场转型，还有政治与文化关系的相对疏远，文学写作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但又良莠不齐的书写时代。对于西部小说而言，由于目睹中东部地区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和道德滑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直到二十一世纪，西部小说表现出了立足本土而又具有普世情怀的坚守和诗化西部大地的价值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西部小说经历了一个初登文坛的“幻化西部”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本土批判”再到世纪之交的“本土坚守”的集体转型，这也构成了新时期西部小说演变的基本线索。

“边地”，顾名思义，是指非中心区域，无论是从地理、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意义上看，都带有远离中心地带视野而充满神秘色彩的意味。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发展正是对西部边地完成的一个由“想象性描述”到“本真性呈现”的过程。“边地”是与“中心”相对应的，从地理上考察，边地是相对于中原地带而言的边缘荒蛮之地，所谓的“华夷之辩”一词就是对这种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与中原和西部地理关系的形象描述，西部边地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不仅与中东部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且，由于西部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此区域民众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观念；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西部边地又是与“繁华中心”相对而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欠发达不仅使此区域民众的物质生活较为匮乏，而且也使得此区域的民众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性格呈现出保守、封闭但又坚韧、淳朴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西部边地是与中原文化而言的异质文化区域，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中居于中心位置和支配性地位，而其他文化包括西部区域文化则处于非主体的边缘位置。^①

① 于京一：《“边地小说”：一块值得期待的文学飞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